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五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福山劉嗣宗南瑛叅閱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男劉秉錦濯西編釋

正誤

正誤原自為一門無庸另叙唯於其引來正誤書中無關緊要者稍為節刪斷按中煩碎不亮者畧為裁訂至於其間卓識偉倫真足破千古之疑團為醫門之法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冬時嚴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中而即病者名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瘟病至夏變為暑病

成註內經曰先夏至為溫病後夏至為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正誤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脉無非營衛氣血週布一身而榮養百骸是以天真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麻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顛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衛勢不兩立一有所干疾斯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斃



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即病為傷寒。不即病者。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夫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即感冒一症。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尚爾頭痛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即為病。不能容隱。況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耶。且言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肌為肌表。膚為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營衛經行所攝之地。即感冒些小風寒。尚不能稽留。當即為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與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即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裡分明。所謂未入於腑者。邪在經也。可汗而已。既入於腑者。邪在裡也。可下而已。果是寒毒藏於肌膚。即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若治瘟疫熱病者。仍執肌膚在表之邪之說。一投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松峯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等說。雖四大家。如李東垣輩。言瘟疫亦宗其說。故振古以來。習見習聞。無人敢駁。亦未有能駁者。自又可先生起而正之。隨令瘟疫理鮮。大白於世。其卓識確論。仲景後一人而已。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症。因症相參。然後始有病名。稽之以脉。而後可以言治。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熱病以病症而立名。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熱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為名。暑為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暑病若言暑病。乃

原本然
另作
一節今
接之

是香薰飲之証。彼此豈可相混。凡客病感邪重。則病甚。其熱亦甚。感邪輕。則病輕。其熱亦微。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溫病四時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應暖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至而至者。此成病氣也。

正誤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為變易。此天地四時之常事。未必為疫也。瘟疫乃感天地之戾氣。非寒非暑。非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交互錯雜之變易之謂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於兵荒之歲。去聲歲亦有之。但不

甚耳。上文所云。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正為時行之戾氣。雖不言瘟疫。而瘟疫之意已寓其中矣。蓋緣不知戾氣。只以交錯之氣為瘟疫耳。殊不知四時之氣雖變易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氣即如正二月應暖。偶因風雨交加。而多寒。所感之病。輕則為感冒。重則為傷寒。應重感冒風寒之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為甚。投劑不無有輕重之殊。此即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

之謂也。其不離乎本氣者一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之殺厲之氣為重。此即所謂未應至而至者也。其不離乎本氣者二也。即冬時嚴寒倍常。是為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即病之傷寒耳。其不離乎本氣者三也。至於夏月時而多風雨。炎威少息。為至而不及時。而多亢旱。爍石流金。為至而太過。太過則病甚。不及則病微。至於傷暑一也。其不離乎本氣者四也。豈可以不離其本氣之病。而慢指為瘟疫乎。松峯曰。此篇初讀之。並不知意旨之所在。再三披閱。始知不過言春溫夏熱秋涼冬寒。縱因風雨陰晴交錯。致疾。不過本氣自病。不得指為瘟疫而已。第其行文不亮。故令人乍看不省耳。至於其議論見解。絕無可疵議也。茲不過增刪順叙其文辭。以意逆志。俾作者之心。皎然大白於天下。有識者自能辨之。

其冬時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

正誤此即未應至而至也。

暖氣乃春夏之氣。冬時本不應至。茲乃至。

按既云冬傷於寒。至春變為瘟疫病。

今又以冬時非節之暖為冬溫。一感於冬寒。一感於冬溫。一病兩名。然則脉証治法。又何似耶。彼夫春寒秋熱得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固足以成疾。亦只可云感寒傷暑耳。未可以言疫也。若夏涼冬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煖清涼。尚未必為病。

又烏可以言疫哉

松峯曰通篇不過駁其冬暖不足致疾之說但余所經歷者冬有非節之暖來年四五月間必有瘟疫已驗過數次矣至於當時即溫病者殊少見春分後至秋分天暴寒此皆時行寒疫也三四月或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為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暑相似但有殊耳

正誤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為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病亦微又以三時較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是傷寒為病重於冬而畧於三時至夏而又畧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所弱云云者則反見夏時感寒為重而冬時感寒為輕矣豈不於理大違乎又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著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諸家瘟疫正誤

雲岐子 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症尚在而不除者亦為瘟疫病也 如太陽病汗

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瘟疫病也

此下五經放錄

正誤按傷寒叙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為傳經盡七日後傳太陽為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便指為瘟疫竟不知

而解矣
瘧但
可浮
言不
越傳
此處
有必
姑落
仍其

係小字原
雙行若
註解式
今換作
大字仍
添正誤
與前始
一倒後
駁的妙
絕千古
亦諱亦

傷寒瘟疫。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變為瘟疫者。瘟疫自內達外。何有傳經。凡傳經即傷寒。非瘟疫病矣。

注云。愚謂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瘟疫氣。則為瘟疫病。原註此和之更

遇溫熱氣。此句便是即為瘟疫。熱比溫尤重故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此說又

屢不感異氣。名曰溫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更遇溫氣。變為溫病。又頭上安頭了此

病之稍重者也。傷寒例以再遇溫氣。總是頭上安頭一遇溫氣便已成病再遇亦

在情名曰瘟疫。此老並不懂瘟疫二字疫者役也如後疫之役總又有不因冬傷於

寒。至春而病瘟疫者。此感春溫之氣。名春溫。與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中暑相同也。

正誤。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今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

若感秋涼之氣。亦可名秋涼病矣。春溫可以為溫病。秋涼獨不可為涼病乎。第以

涼病似覺難言。勉以溫病搪塞。既知秋涼二字碍口。反而思之。則知春溫命名。殊

為謬妄矣。

松峯曰。此只駁得末節春溫之說。餘皆置無論。今代為按節條駁。雙行註於其

下。

以此觀之。是春溫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

氣而為瘟疫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為溫病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

維
大學圖書

歷指歷
言誤言
瘟瘧之
情弊

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此三者皆可名為溫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源之不同也。

正誤。凡病各有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傷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於瘟

病。乃伏邪所發。多有安居自養。倏然而發。詢其所以言之故。無處尋思。求感受之

由。且自不覺。故立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溫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

或言冬時伏寒。至春乃發。原註此出自素問乃漢人所誤。晉王叔和又以述傷寒例蓋順文之誤也。或指冬不藏精。春

必溫病。原註此亦漢人所誤。其言邪氣乘虛而入固當然。又有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而感溫者。彼亦豈不藏精也耶。又見冬之瘟瘧。與

春夏之瘟瘧症相同。治法無異。隨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為病源。不思嚴寒酷

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為病最重。至於溫暖。及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

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此肅殺之令。權施仁政。未有返蒙其害者。竊嘗考之。冬時

未嘗溫暖。亦有瘟病。即或暫時溫暖。雖有瘟病。感瘟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

之說。烏足為定論耶。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為瘟病。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

覺無謂。或言溫病後感溫氣而為瘟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後過經不愈。為

瘟病。則又指鹿為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為夏溫。秋應涼而

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為秋瘟。轉屬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為秋溫。明是雜症。叙

瘟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煩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矣。

開口便
錯冬傷
於寒者
為何因
暑氣而
發為熱
病乎絕
理不在
情

活人書曰。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為熱病。治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無汗宜麻黃。如煩躁宜大青龍。然須用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如知母石膏。或加升麻。蓋麻桂性熱。夏月服之。必發斑黃熱病。三曰外與前湯不瘥。脉仍數。邪猶在經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代桂枝症用。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症也。若月至夏為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原註王宇泰連麻黃李氏一增應舉下時方

咸暑病熱一太學新讀仲景書自謂知醫投以桂枝湯入腹即死大抵麻桂二湯隆冬正傷風寒之藥施之溫病尚且不可況熱病乎

正誤。按活人以溫熱病用桂枝。雖加涼藥。終未免有發散之誤。不危幸也。豈止三

日外與前湯不瘥。脉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為半裡之症。且言邪氣猶在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該罵蓋不識瘟熱之源。是以不知用藥耳。王宇泰及王履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桂。賢於活人遠矣。

松峯曰。古人以麻桂治瘟疫。看來亦心知其未穩。故不得已。而以麻桂青龍等湯中加涼藥以補救之。是古人亦有未到處。使見我又可先生用達原飲等湯治法。當必與然自失矣。

又曰。晚發二字。是仍有冬時寒氣藏於肌膚之說。橫在胸中。故言所藏之寒。不早發於冬春。而晚發於夏也。非又可一正其誤。又安能破千百年之痼疾乎。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陶氏曰。立春後至夏至前。不惡

寒而渴者為溫病。

夏溫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痛發熱。不

惡寒而渴。此名溫病。愈加熱者為熱病。

秋溫 活人書曰。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痛

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

冬溫 活人書曰。冬應寒而反大溫折之。責邪在腎。丹溪曰。冬溫為病。非其時有

其氣。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於外。專用補藥帶表藥。

正誤。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濕症希有。南方卑濕。更遇久雨淋漓。故傷濕之

症。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然也。推節菴之意。蓋既以為至春為溫病。至夏為熱

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溫。熱只得勉以濕症抵搪。抵搪但濕為雜症。不得借來混淆

也。唯其不知瘟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隨付之不言。宇泰因見陶氏不言。乃引

丹溪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瘟之缺。豈知冬時交錯之氣。寔不可以為冬溫也。

其言四時之溫。蓋不知瘟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

知清寒熱溫。總非病瘟之原。且以四時專令之臟而受傷。如所謂春夏秋冬。責邪

在肝心肺腎之說。其談理拘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缺妙妙
層駁去
可謂情
盡致

非反無
辜妙妙

中紙定價六元

書

分

馮

二

四

錦

本

函

囊

洋紙定價四元

此書為清初馮楚瞻先生所著先生深於文學見醫道之不振故極力研究其作此書也取原於內難仲景之書而折衷於薛立齋張景岳故立方務以固本保元為主純用王道而不雜以霸術蓋其學深養到非若後之著書立說膚率浮文者所能望其項背也全書凡四十七卷各分門類其中最足為醫界別開門徑大放光明者則每類中各有大小參合一節是也大凡醫家治法每多大小分科而著書者亦每別幼科於大方之外即有兼及者均簡而不詳而先生乃引用古書證以治案旁搜博採攷察精詳溶古今之學說于一爐貫大小之治法為一轍此不特初學者在所必讀即已成者亦當手置一編奉為主臬者也此外又有痘疹及藥性二門均攷覈確當讀之有益不淺本局不惜重價採得善本校對精審印以行世凡有志醫學者當留意焉

張仲景全書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張子和儒門事紀
每部六本
定價一元

何廉瑞醫編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齊齋堂醫案
每部六本
定價八角

巢氏病源
每部八本
定價一元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五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著輯

男劉秉錦濯西纂述

福山劉嗣宗南瑛叅閱

諸方

雄黃丸

治瘟不相染

明雄研一兩

丹參

赤小豆炒熟

鬼箭羽各兩

共為末蜜丸梧子大每日空心溫水下五丸

避瘟丹

燒之能避一切穢惡邪氣

蒼朮

乳香

甘松

細辛

芸香

降真香等分

糊為丸豆大每用一丸焚之良久又焚一丸畧有香氣即妙

福建香茶餅

能避一切瘴氣瘟疫傷寒穢氣不時噙化

沉香

白檀各一兩

兒茶二兩粉草五錢麝香五分冰片三分

共為細末糯米湯調丸黍米大噙化

透頂清涼散

凡遇時令不正瘟疫流行人各帶之或嗅鼻可免侵染

白芷

細辛

當歸

明雄

牙皂等分

共為細末磁瓶貯勿洩氣用時令病者噙水口內將藥嚙鼻吐水取嚏不嚏再吹



噴方止已患未患者皆宜用

神聖辟瘟丹

蒼朮君倍

香附

羌活

獨活

甘松

三奈

白芷

赤箭

大黃

雄黃各等分

共為末糊丸彈子大黃丹為衣晒乾正月初一平旦焚一炷辟除一歲瘟疫邪氣

老君神明散

避瘟疫

蒼朮

桔梗二兩

細辛

附子

炮去黑皮各一兩

烏頭

皮四兩去

共為細末帶於身邊可免瘟疫不可服

藜蘆散一名赤散

辟瘟疫

細辛

一兩 藜蘆

躑躅

乾姜

各一兩 丹皮

皂角

各一兩

桂枝

一作心

附子

硃砂

一作真珠另研各六兩

共為粗末絳囊係臂上男左女右覺病作取葯末少許納鼻中嫌分兩多和時四

分之一亦可後皆倣此

務成子螢火丸

主辟瘟疾惡氣百鬼虎狼蛇虺蜂蠆諸毒五兵白刃盜賊凶害

皆避之

螢火虫

鬼箭羽

去皮 蒺藜

礬石

各一兩

雄黃

雌黃

各二兩

麝羊角



鍛灶灰

錘柄用斧頭木燒

共為粗末。以雞子黃雄雞冠一具。和之如杏仁大。紅絢縫三角囊。盛五丸。帶左臂上。仍可掛於門戶。

屠蘇酒

大黃

十五株

白朮

十株

桔梗

十五株

川株

十五株

防風

六株

烏頭

六株

桂枝

十五株

芍藥

十五株

黃芩

十五株

甘草

十五兩

茯苓

六兩

半廿四

兩

錢

為一兩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入紅袋中。於臘月梅日。懸井中。毋著水。元旦出。藥入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自小者飲起。飲三朝。若每年飲。可代代無病。內外井中。宜悉著藥。忌猪羊肉。生葱桃李雀肉。

辟瘟丹

蒼朮

紅棗

和丸燒之

又方

時瘟疫流行。水缸內每早投黑豆一握。全家無恙。

五更潛投黑豆大握於井中。勿令人見。飲水家俱無恙。

入病家不染方

香油和雄黃蒼朮末。塗鼻孔。既出。紙條探嚏。如無黃朮。即香油亦可。飲雄黃酒一



盃或止抹雄黃於鼻孔即妙。

瘟病不染

五月五日午時多採蒼耳嫩葉陰乾收之遇疫時為末冷水服二錢或水煎服家皆飲能辟邪惡。

避瘟良方 瘟疫盛行車前子隔紙焙為末服即不染。

瘟疫不染方 將初病人貼身衣服氈上蒸過合家不染。

又避瘟方 入瘟家以麻油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

避瘟方 以桃葉上虫搗爛涼水調服瘟疫不染。一方止用桃虫蠱尿疑作尿。

又方 以赤小豆糯米浸水缸中每日取水用。

又方 以貫仲浸水用之或蒼朮浸水用。

斷瘟法 蜜以艾炙病人床四角各一壯勿令人知不染。

凡入瘟疫家常以雞鳴時默念四海神名三七遍百邪不染。

東海神阿明 西海神巨乘 南海神祝融 北海神禺强

每入病室存心念三遍勿出口。

雄狐屎在山中石上或竹木上共頭者 燒之辟惡去瘟疫。

茵陳烏梅湯 治瘟疫



九九盡日。茵陳連根採陰乾遇瘟起每一人用茵陳五分烏梅二個打碎水三盞煎八分熱服汗出即愈。

赤豆避瘟法 正月七日

用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舉家皆服男十粒女廿粒瘟則遠避。

姜酒避瘟法

凡遇瘟疫行時出門須先飲燒酒一盃回家時仍再飲一盃然後食別物但無至醉不能飲者出入可食姜蒜或以塞鼻。

神砂避瘟丸

神砂一兩研細白蜜和丸麻子大以太歲日或平日一家皆向東方用井花冷水各吞廿一丸永無疫患忌葷一日。

一方 元日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

一方 正月上寅日取女菁草末三合絳袋盛掛帳中能避瘟。

避瘟殺鬼丸 如要少做或四分之一或改作兩錢皆可一方有空心青鱉甲作龜甲。

雄黃

雌黃 各三

山甲

龍骨

鱉甲

蜎皮

川芎 禹餘糧

各二

真珠 酌加

羚羊角 七

虎頭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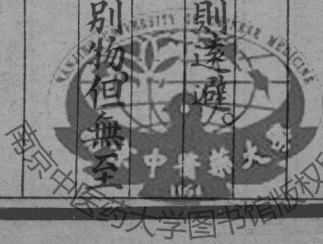
樗雞 十五

枚如無以羌

東門上雄雞頭

一枚

共為末蜡鎔為丸彈子大每正旦病家門口燒一兩丸並每人帶一丸左



女避疫殺鬼並吊喪問疾皆吉。

太蒼公避瘟丹 凡客舍旅館久無人到積濕積邪容易浸人焚之可以遠此。

蒼木一斤 台芎

黃連

白朮

羌活

各八兩

川芎

草烏

細辛

柴胡

防風

獨活

甘草

藁本

白芷

香附

當歸

荊芥

天麻

官桂

甘松

乾姜

三奈

麻黃

牙皂

白芍

各四兩

麝香二分

共為細末揉入艾中紙捲點之。

一方 除夜將家中所餘雜藥調和成焚之並焚蒼朮可避瘟疫。

一方 除夜有行瘟使者降於人間以黃紙朱書天行已過四字貼於門額吉。

一方 懸掛馬尾松枝可免瘟疫。

一方 天行時氣宅舍怪異并燒降真香有驗。

一方 兜木香燒之去惡氣除病瘟產兜渠國。

一方 燒青木香薰陸安魚膠香可避瘟疫。

燒香避瘟 樞密王博文每於正旦四更燒丁香避瘟。

入病家不染 用古頂上膠努力閉氣一口使氣充滿毛竅則不染。

避瘟丹 燒之避瘟邪氣。



乳香 蒼朮 細辛 生草 川芎 降真 白檀

素肉丸焚燒

不染瘟方

雄黃五錢 赤小豆一兩 蒼朮一兩 泔浸去皮壁土炒

共為細末水調每服二錢

又方 姜豉和白朮浸酒舉家常服 一方無朮

又方 初伏採黃花蒿陰乾冬至日研末收存至元旦蜜調服

又方 六月六日採馬齒莧曬乾元旦煮熟鹽醋調食之

又方 元日用麻子三七粒赤豆七粒共撒井中避瘟

又方 元日吞赤小豆七粒服椒酒一杯却病避瘟

又方 立春後庚子日溫蔓菁汁合家並服不拘多少可避瘟蘿蔔汁亦可蔓菁亦

云蕪菁

麻豆投井方 除夜四更時取麻子赤小豆各廿七粒並佳人髮少許同投井中終

歲無傷寒瘟疫

髮泥投井 除夜以合家頭髮燒灰同脚底泥色投井中咒曰我家眷屬不害傷寒

瘟魔遠遁四季平安急急如九天金輪王勅令

避瘟方

